

勿輕信歐元會解體

周全浩 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

香港某些傳媒一向是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的忠實傳聲筒，對它們的觀點唯唯諾諾。總括而言，歐元解體的機會微乎其微。歐元反映歐陸國家推進經濟政治整合的決心，也是幾十年經濟融合的結果，歐盟豈會輕易讓它前功盡廢？而且，歐元解體會對歐洲以至全球的經濟造成很大衝擊，相信歐盟最終會找出一個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筆者奉勸各位市民，勿因英美傳媒誇大歐債危機的嚴重性，而輕率作出投資決定，否則可能會招致無謂的損失。投資者應了解歐盟和歐元的本質，才能作出理智的決定。

近兩年，筆者曾到訪歐洲多個國家開會，包括法國、比利時、英國、德國、荷蘭及瑞典等國，與不同的歐洲教授交流和談論對歐盟及歐元前景的看法，發現歐洲人的觀點與英文國際傳媒的報道和分析迥然不同。

歐盟是根據1991年12月簽署的《馬城條約》所建立的國際組織，前身是1958年成立的歐洲共同市場，當時只有法國、西德、意大利、比利時、盧森堡及荷蘭六國組成，英國未被邀請加入。從地理位置上看，六國互為接壤，地處歐陸的心臟地帶，為歐洲的經濟樞紐。

60年代，英國希望加入共同市場，卻慘吃法國總統戴高樂的閉門羹。為了與共同市場的內六國(Inner Six)抗衡，被排之於外的英國連同葡萄牙、瑞士、奧地利、丹麥、瑞典及挪威於1960年組成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合稱外七國(Outer Seven)。外七國的組織較為鬆散，經濟發展未如共同市場般理想。戴高樂過世後，英國在1973年才成功加入歐洲共同市場。

歐元誕生以來唱衰聲音從未間斷

1979年3月，在德國總理和法國總統的倡議下，共同市場的8個成員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丹麥、愛爾蘭、盧森堡和荷蘭)決定建立歐洲貨幣體系(European Monetary System, EMS)，即「一條蛇」貨幣體系，將各國貨幣的匯率與對方固定，共同對付美元浮動。西班牙及英國也分別於1989年和1990年加入。

1991年歐盟成立，歐洲各國在簽訂《馬城條約》時均同意建立共同貨幣。幾經波折，歐元最終於1999年



6月23日，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在歐盟峰會後展示歐盟和歐元區的債務表格。

誕生。英國雖為歐盟成員國，但始終未有加入歐元區，原因是英國須與美國及其他英語國家維持特殊外交和經濟關係，與歐盟利益並不一致。在歐盟，英國扮演著美國的洛伊木馬角色(Trojan horse)。

歐元面世時，外間對歐元作出各種揣測和擔憂，以美國為首的盎格魯薩克遜國家更對歐元前景大潑冷水，經常冷嘲熱諷，唱淡歐元。

歐元在全球貨幣體系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為世界第二大貨幣，很多國家如中國逐漸減持美元，增加歐元資產。歐盟由二十七個國家組成，雄厚的經濟規模和工業實力足以與美國抗衡，成為威脅美元霸主地位的最強對手。故此，歐元誕生以來嘲諷、警告以至唱衰的聲音從未間斷。

評級機構雙重標準看待歐債和美債

希臘發生債務危機後，西班牙、愛爾蘭、葡萄牙和意大利(PIIGS—「歐豬五國」)遭受傳染效應，相繼出現信用危機，信用評級頻頻被降低。《經濟學人》、《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英文傳媒大肆報道，歐元可能會崩潰的消息更一度被炒得熱騰騰。市場憂心歐債危機持續升溫，部分投資者開始對歐元失去信心。

香港某些傳媒一向是盎格魯薩克遜國家的忠實傳聲筒，對它們的觀點唯唯諾諾。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的市民、政府及傳媒是否具備應有的真正國際視野和素質呢？還是就知一種觀點？

最近，美國的評級機構包括標準普爾和穆迪受到抨擊，指他們大幅下調希臘、冰島、葡萄牙等歐債國家的信用評級，卻對美國岌岌可危的外債視若無睹，維持AAA信用評級。這正正反映評級機構為了維護美國利益，雙重標準看待歐債和美債，其客觀及公正性備受質疑。

總括而言，歐元解體的機會微乎其微。歐元反映歐陸國家推進經濟政治整合的決心，也是幾十年經濟融合的結果，歐盟豈會輕易讓它前功盡廢？而且，歐元解體會對歐洲以至全球的經濟造成很大衝擊，相信歐盟最終會找出一個解決債務危機的方法。

最後，筆者奉勸各位市民，勿因英美傳媒誇大歐債危機的嚴重性，而輕率作出投資決定，否則可能會招致無謂的損失。投資者應了解歐盟和歐元的本質，才能作出理智的決定。

和田事件折射西方對華的極端偏見

張敬偉

和田事件中的暴徒們，和以往「東突」恐怖分子採取的恐襲模式如出一轍。諷刺的是，「東突」和美國作對，就是恐怖分子；「東突」在華發動恐襲，卻成了西方媒體口中的「英雄」。如此邏輯混亂，已經不是西方社會反恐上的雙重標準所能評判，而是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對華偏見。這種偏見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而是全覆蓋的，是西方社會面對中國崛起而有意為之的遏制手段。從「3·14」到「7·5」再到和田事件，西方社會最樂於看到中國多發生一些麻煩事，潑污中國，將中國陰謀化，這種抹黑和幸災樂禍就是要損毀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道德形象。

18日，新疆和田發生暴徒襲警事件，14名暴徒被擊斃。襲警、劫持人質、採取暴力造成執法和無辜人群死傷，這是典型的恐怖襲擊。可是，讓人不解的是，西方媒體在第一時間將此解讀為「維漢衝突」(《華爾街日報》)，甚至稱「中國警方在西北新疆向人群開槍」(法國歐洲一台)。如此腔調的報道，在西方媒體上隨處可見。考慮到西方媒體過去在西藏和新疆發生類似事件時有預設立場的輿論導向，凸顯西方對華充滿着極端的偏見。

恐怖襲擊是對正常社會的暴力挑戰，恐怖分子是人類的公敵。基於這樣的普世常識，中國對發生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恐怖襲擊事件，態度都是篤定如一的：對所在國家政府的反恐行動給予支持，對遭受恐襲的民眾表達同情，對恐怖分子嚴厲譴責。所以，無論是美國的9·11事件，抑或倫敦和馬德里的恐襲，或者是發生在俄羅斯、印度、中東的此類事件，均可驗證中國的立場。恐怖主義就是恐怖主義，沒有也不可能有好壞之分。

西方媒體竟然「同情」恐怖分子

誠然，無論是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還是防不勝防的中東恐襲，背後都隱藏着深層的原因。和田事件，同樣如此。不過，隱伏在恐怖事件背後的因果關係固然複雜，但並不能由此給恐怖分子的暴力行為塗抹上絲毫正義的色彩。可是，西方社會對和田事件中恐怖行為和恐怖分子卻給予了無限同情，中國政府卻成了他們眼裡的「反面人物」。

换位思考，如果中國對「基地組織」和拉登之流的恐怖分子，也給予同情，不去譴責其發動的恐怖襲擊而是指責西方社會，西方社會會如何看待中國？值得一提的是，和田事件中的暴徒們，和以往「東突」恐怖分子採取的恐襲模式如出一轍。而「東突」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恐怖組織，美國在阿富汗戰爭中也擒獲並囚禁了一大批「東突」恐怖分子。而「東突」和「世維會」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諷刺的是，「東突」和美國作對，就是恐怖分子；「東突」在華發動恐襲，卻成了西方媒體口中的「英雄」。同樣，和恐怖組織脫不了關係的「世維會」，在西方社會卻成為所謂受壓迫民族的代表，成了「正義」的化身。

如此邏輯混亂，已經不是西方社會反恐上的雙重標準所能評判，而是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對華偏見。這種偏見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而是全覆蓋的。一句話，是西方社會面對中國崛起而有意為之的遏制手段。從「3·14」到「7·5」再到和田事件，西方社會最樂於看到中國多發生一些麻煩事，潑污中國，將中國陰謀化，這種抹黑和幸災樂禍就是要損毀中國在國際社會的道德形象。

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的對華偏見

事實證明，無論是在中國邊疆地區還是其他地方，只要有人膽敢製造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事件，中國政府都不會手軟，也不會屈服於西方社會的壓力。更重要的是，對於邊疆地區的發展，中國政府也向來不遺餘力支持和扶助；對於少數民族的訴求和權利，中國也是一如既往地保全。也許中國還存在一些不盡人意處，但中國在千方百計地把事情做好。如果說西方社會對華真的沒有惡意，完全可以通過正常的機制和渠道到中國邊疆地區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中國邊疆的現狀，哪怕給中國提出批評也是很正常的。現在的問題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情況不了解，而是偏聽偏信那些浮蕩在西方社會的分裂組織的抹黑宣傳。如此作為，西方社會就是和中國故意作對。

中國理解西方社會對中國崛起所引發的焦慮不安，也明白國際關係現實性和殘酷性。但是，和中國進行競爭、博弈都沒有問題，但競爭和博弈要符合普世規則，而不能玩陰謀化的小把戲。如果西方社會將這種不入流的遊戲玩到底，中國對西方社會恐怕也要換一個態度，結果恐怕就是兩敗俱傷的零和博弈了。

傲慢和偏見是一把利劍，到最後恐怕會傷到自己。美國對和田事件中的恐怖分子那麼同情，搞不好就釀成了另外的本·拉登。不要忘了，當年美國對本·拉登也是讚譽有加甚至並肩作戰的。

南蘇丹獨立進程中面臨的挑戰

汪 巍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

2011年7月9日，蘇丹南方與北方正式分離，蘇丹南方自治政府將正式成立南蘇丹國。蘇丹石油儲量的70%—80%分佈在南部地區，蘇丹南北分離，核心問題是分割石油利益，已開發的主力油田大部分南北跨界。蘇丹南方最近宣佈終止有關阿卜耶伊地區油氣資源分割的談判，使蘇丹南北關係又生變數。

面積約一萬平方公里的阿卜耶伊地區位於蘇丹北南分界線中部的北側，扼守戰略要道，石油資源豐富，全蘇丹石油出口的近四分之一來自該地區，從南方通往北方的主要輸油管道——大尼羅河輸油管道穿過阿卜耶伊地區的黑格里格油田直通紅海港口。蘇丹南北雙方都宣稱擁有該地區。阿卜耶伊地區居民原定今年1月舉行公投以決定加入北方還是南方。但是，由於南北雙方在誰有資格投票問題上存在分歧，公投被擱置。

蘇丹分離 核心是分割石油利益

圍繞阿卜耶伊問題，最近蘇丹南北之間再次劍拔弩張。今年5月19日，蘇丹北方政府人員在聯合國維和部隊護送下在阿卜耶伊地區進行正常調動時受到南方軍隊攻擊。19日遭襲的

是參加北南聯合部隊的蘇丹政府軍人員。這支聯合部隊是根據北南雙方今年1月達成的《卡杜格利協議》合法駐紮在阿卜耶伊地區的唯一部隊。聯合部隊中，北方蘇丹武裝力量人員和南方蘇丹人民解放軍人員各佔一半。根據協議，駐紮在阿卜耶伊地區的其它所有「未經授權的部隊」必須在本月21日前撤出阿卜耶伊。5月19日，聯合部隊中的200名北方政府軍人員在聯合國維和部隊護送下，在從阿卜耶伊鎮向北進行正常調動時突然遭到襲擊，導致22人死亡，多人失蹤。事件發生後，蘇丹政府軍立即指責南方的蘇丹人民解放軍發動了這次襲擊，並展開反擊，與駐紮在當地的蘇丹人民解放軍發生激戰，結果，政府軍於5月21日佔領了阿卜耶伊。

5月21日，蘇丹總統巴希爾頒布總統令，解散根據北南協議成立的阿卜耶伊行政管理機構，解除阿卜耶伊首席行政長官和副首席行政長官的職務。這兩人分別屬於南方執政的蘇丹人民解放運動和北方執政的全國大會黨。蘇丹總統頒布這項命令，等於廢除了蘇丹南北雙方就阿卜耶伊問題達成的協議。蘇丹總統巴希爾5月24日宣佈，政府軍不會撤出阿卜耶伊，他

已指示政府軍對南方軍隊的任何挑釁行為立即予以反擊。

蘇丹南部政府已為襲擊事件承擔責任，但武裝衝突使阿卜耶伊陷入混亂，阿卜耶伊居民大都向南逃到不遠的阿古克鎮。

目前，南蘇丹政府正在尋求國際支持，建設一條由南部通往肯尼亞的新輸油管道，一旦南蘇丹獨立後向南方出口石油，喀土穆煉油廠就不得不面對石油穩定供應問題。

在另一方面，蘇丹南方內部也存在一些矛盾，南方民族眾多，部族之間的紛爭時有發生，在主要部族丁卡人和努爾人之間存在衝突。南蘇丹還存在反政府武裝，2011年1月蘇丹南部全民公投後，反政府武裝襲擊了上尼羅州的城鎮。南方10個行政州中有五、六個州內部存在衝突。蘇丹南方有二十多個黨派，每個派別都有其民族支持者，其中有些派別對蘇丹人民解放運動持反對立場。蘇丹南方也有些部族對丁卡人在執政黨和南方政府中的絕對主導權存在非議。所以南蘇丹獨立後，既要化解內部矛盾，也需要與喀土穆政府和睦相處，從而走上一條以穩定促發展的繁榮之路。

請當局採取措施防止再出現「熱死人」

葉偉明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

為理明言

從5月至到7月9日，天文台已發出6次酷熱天氣警告，對需要長期在戶外工作的打工仔來說，這種天氣簡直熱得要命。不幸地，在今年踏入夏季以來，已接二連三發生僱員工作期間中暑意外，有4人更因而死亡，勞工處處正視有關問題嚴重性，盡快採取措施保障僱員生命！

天文台是在2000年1月正式推出酷熱天氣警告，當香港廣泛地區的最高氣溫預料高達攝氏33度或以上，又或者最高氣溫預料達攝氏28度或以上而濕度高和只吹2級或以下的微風時，便會發出有關警告，提醒市民注意健康。

天文台在2000年5月29日發出首個酷熱天氣警告後，直至今年7月9日，共發出了114次酷熱天氣警告，但近年發出警告次數已按年俱增，06年至10年，分別為3次、9次、10次、15

次及18次警告，在今年5月至7月9日，亦已發出了6次酷熱天氣警告。

酷熱指引被嘲為無牙老虎

種種數據顯示，本港天氣「越來越熱」已是不爭事實，但僱員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的保障卻十年如一日，未見改善，勞工處及有關當局根本未有認真關注有關問題。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月初立法會會議上，指勞工處已向僱主發出「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指引；亦指《僱員補償條例》亦訂明若僱員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意外以致受傷或死亡，包括若工作期間中暑導致意外並引致受傷或死亡，僱主是須要負起補償責任，但這說法有「取巧」之嫌，因為即是僱員要中暑並導致意外情況下，才有機會獲補償。

在勞工界角度，政府應關注僱員因天氣熱中暑不適甚至死亡的情況及賠償問題，大部分僱

員是因工作需要或僱主指派下到戶外工作，若因而出現中暑不適甚至死亡，僱主理應負無旁貸責任。

我們當然明白要界定僱員中暑事故有很多因素，例如個人因素、環境、工作等，不能單以中暑便將之納入《僱員補償條例》保障範圍內。但正因為僱員中暑涉及很多因素，故政府理應要深入探討問題。

我想問，勞工處有否就地盤工人中暑個案進行深入調查或研究呢？有否理解僱員中暑不適甚至死亡的原因呢？希望當局認真研究有關問題，並作出針對性改善措施！

當「酷熱環境下工作預防中暑」指引被嘲為無牙老虎；當法例未必能保障有關僱員時，政府是否應多走一步去想想辦法，保障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的僱員，尤其是在戶外工作人士的職業安全，以減少再有中暑死亡事件悲劇發生！

「強權政治」讓奧巴馬一籌莫展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西方走廊

奧巴馬在上任前和上任初，曾向選民作出包括迅速從伊、阿撤軍、造就800萬個就業崗位、化解與伊斯蘭國家的矛盾、重塑美國國際形象等承諾。但時至今日，由於總統身處濃厚的「強權政治」環境，其主要承諾基本上都沒能做到。如今，撤軍停留在口頭上；1400萬失業大軍仍「嗷嗷待哺」；與伊斯蘭國家的矛盾非但沒有化解，連盟友巴基斯坦也變成了華盛頓的「勁敵」；舊的國際形象不但沒有改變，又因為領頭發動利比亞戰爭而成為「千夫指」。華盛頓的「強權政治」，已經讓奧巴馬變得一籌莫展。

奧巴馬參選總統最常使用的煽動性語言就是「CHANGE」和「I CAN」，他聲稱「要轉變美國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我能改變一切」；「運用美國力量不僅僅是軍事實力」。但在具體處理國際問題時，又身不由己地重犯白宮的「習慣性錯誤」，發動並領導了北約對利比亞的空襲。大家清楚看到，奧巴馬不僅無法說服議員通過白宮提出的法案，甚至擺不平身邊的希拉里時刻冒出的「狂言」。只好拋出「要保護全球安全，就必須在利比亞取得成功」的荒唐言論，奧某也因此被抨擊為「左右不定」的政治策略。

美式民主存在明顯缺陷

冷戰結束後的「9·11」事件，讓時任總統的小布什再效仿上世紀50年代初在伊朗、朝鮮，60年代在越南犯過的錯誤。當小布什宣佈決定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時候，竟然可以用中情局「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莫須有依據，和五角大樓「解決阿富汗和伊拉克僅需3個月、500億美元」的常識性錯誤預測。令人不解的是，這一錯誤決定竟然獲得國會議員的一致支持。小布什不需要有任何「政績」，就可以得到超過70%的民眾支持率。以上正顯示美利堅濃厚的「強權政治」環境。

西方媒體和政客近期在反省美國經濟因為戰爭出現一團糟的情況下發表評論說：「為防止進一步的苦難，美國應當摒棄對自身國家利益的迷戀，集中精力與其他國家在平等基礎上謀求世界公益」，「應該認識到在世界舞台上的合法性是多國機構」。「美國百餘年來在世界事務中扮演的角色經常是咄咄逼人而非克制，揮霍浪費而非共同共享」。「我們自身存在着明顯的民主缺陷，卻仍然傲慢地倡導美式民主」。美國應該為拒不聽取他國意見、自私地謀求美國利益而不顧他人、過於關心美國主權等向世界道歉。

奧巴馬經常出現「身不由己」

奧巴馬面對美國在世界特別是伊斯蘭國家的不良形象，還真的向伊斯蘭國家道了歉。奧某2009年6月經過精心推選在開羅發表著名的演說中稱：「殖民主義剝奪了許多穆斯林的權利與機會」，罕有地指出了美國和穆斯林之間出現勢不兩立的根本原因。奧巴馬說：「美國對9·11襲擊事件的反應『使華盛頓做出與我們的理想相悖的行動』。『美國長期試圖確立的國際行為標準，無非是自私自利地想把我們的意志強加給他人，這樣做注定會無果而終』。『凡是讓一個國家或群體凌駕於另一個國家或群體之上的世界秩序都必然會失敗』。

奧巴馬在開羅的演講，還譴責「過於自負和不受限制的美國權力」，聲稱「美國既不能退出世界，也不能試圖威逼世界歸順」。奧巴馬的這些話確實已經將美國的軍國主義、以施惠人居的醜惡形象彰顯於天下。正如美國媒體的評論稱，由於「國際機構無從約束了美國的意志」；「美國的單邊主義將繼續導致國際學術界的反美情緒」。身處「強權政治」環境的奧巴馬，在做決定時經常出現「身不由己」，進攻利比亞就是一例。